

目錄

No.56

目錄	封面裡
紀弦胡明結婚七十週年特輯	插頁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向明	雲的記憶	2
莫云	Y2K狂想曲	2
杜運燮	迎接新世紀奇友	3
王性初	世紀末二首	3
桑克	千禧年	4
秦松	原黑的太陽／戲雪	5
遠方	千年蟲／秋老虎	6
翁海文	公元二千年	6
陳銘華	千歲誌	7
李元勝	另一個我／浮冰	7
黃伯飛	圓、醒、覺、悟	8
楊星火	思念／冬天的玫瑰	8
秀陶	舊作三首	9
岩上	碧山岩眺望	10
周正光	容至／墨晶	10
方思	白色的城	11
呂建春	死亡是一個破折號／道路	11
非馬	雪在窗外靜悄悄／思鄉病	18
雲鵬	近處風景	18
尹玲	旋轉木馬／黑面琵鷺	19
宋禹甯	濃煙／出走	20
周五	失題	20
雪陽	圓桌／圖騰的集會	21
十品	冬天，我看見的陽光／ 興奮點，在降落時燃燒	22
雪迪	乾燥	23
王淪	那雙眼睛	23
鄭建青	花草兩帖	24
馬蘭	公式	24
伊沙	在髮廊裏／青塚問答	25
李雲楓	結束的集市	25
毛瀚	十二生肖圖	26
嚴力	共枕／詩人	27

魯鳴	紅地毯黃地板	27
冬夢	有關門的故事以及詩和……	28
揚子	陽光	28
劉荒田	寫於手腕痛	29
唐承華	秋天的日記	29

寧夏詩輯

吳淮生	石堤十四行／褪色的紅豆	12
葛林	一朵會飛的花／走向田園	12
王景韓	晴雪／牧地	13
賈雨	峽谷／茶花	13
趙福辰	觀燈小唱／山水依	14
楊梓	青春的雪花	14
楊森君	習慣／消息／成功者／畢業送別／ 喻一種愛的方式	15
郭文斌	無援／雪／日子	15
伊農	作家與貓頭鷹共性／舊的美人掛曆／ 讀書／聽二胡曲〈二泉映月〉	16
唐瑤	懷念／突圍／再生緣	17
保劍君	蜻蜓／蝴蝶	17

譯詩

紀弦	第一個字母及其他	30
秀陶	再譯鮑赫斯	31
高澤言	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詩創譯	32
英俳中譯	Jianqing Zheng	33
鄭建青	陳銘華滿俳英譯	34

評介

沈奇	詩話三題	35
紀弦	記詩人柳易冰	36
劉強	千變萬化——談非馬詩的形式	38
劉耀中	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	41

詩訊

《新大陸世紀詩獎》徵詩辦法	40
詩訊	封底裏



編輯筆記

●本期是《新大陸》踏入新世紀出版的第一期。面對新世紀，詩的路向？詩的創作？甚至最基本、最耐人尋味的“詩是什麼？”等等問題，都是我們要探討的！《新大陸》歡迎這方面的來稿。

●網路詩是現下華文詩壇許多詩人熱衷的話題，上期編者也約略提到，不管科技發展到何種程度，印刷或網路都不過是一種媒介而已。無可否認，網路提供了許多簡便又精緻的工具。但詩畢竟是文字的藝術，再舉一頗具詩意的美國廣告短片為例：兩名女士坐在電視機前看節目，越看越情緒化而淚流滿面；一名男子莫明其妙，甚至不以為然的也坐在她們中間，不一會也跟著淚流滿面了，這時鏡頭拉近，他們所看的節目不過是某電視機製造商的廣告，上面正播放著一個切洋蔥的畫面。在答案未揭曉前，我們或許有不同的想像，例如她們看的是陳腔濫調的文藝悲劇、或是某些大男人不以為然的節目等等……其中人物表情、事件演進過程，用電影技巧來表達是輕而易舉的，網路遲早也會提供這樣的技術。但作為一個詩人，我們難道不覺得，這是太輕易的“藝術”嗎？用文字來演出同樣的情節而能達到同樣或更大的效果，不更應該是對一個詩人的挑戰嗎？

●本期出版前夕，適逢現代詩祭酒、本刊顧問紀弦先生和夫人胡明女士結婚七十週年紀念。我們特加插賀頁以示慶賀。唯收到各方詩友有關賀詩時，本期內容早經編排妥當，許多作品皆未能及時刊出，敬請諒宥！

●感謝詩人伊農的協助，本期《寧夏詩輯》得以順利與讀者見面。下期推出詩人李雲楓代為組稿的《北京詩輯》。另外，我們也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上期黃伯飛先生〈說詩小札〉所引杜甫詩句應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另宋儒邵雍誤作郎雍，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林建中 (三藩市)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沈季夫 (橙 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 麥)
吳懷楚 (科 州)
陳齊家 (新澤西)

■ 向明

雲的記憶

——世紀末的告解

居一方仰之彌高的穹窿
倦了的必將來此隱遁
飄忽卸下，方向卸下
尋找了幾億光年的夢也卸下
那便是希冀鬆弛的舒展
激情過後雨淚的舒展
快慰來時虹笑的舒展
我原是一片丟盔棄甲的雲

而神祇們恆與我作距離的抗衡
從這裏的地脈至遠年的洪荒
穿過那比沙粒尤多的海的眼波
走過那一襲襲豪奢的夜的星飾
看過那最古典的希臘
老子未曾探詢的砂谷
孔仲尼讀不懂的晶片
海倫娜沒用過的超薄衛生護墊
而神恆傳給我重重加密的迷思

也曾是一片浪漫蹣跚的雲
自古老的城堞間認識路
河流們伸長臂指向那聖山
只要有你的傳記便有我的嚮往
認識你自兩肩抬著的所謂一生
認識你忍耐地癡等涅槃
認識你自我假使如果麥子不死
而時常你的關愛像高空偶凝的冰雹
祇等待投射的氣溫
從那裏我也認識你的不忍

■ 莫云

Y2K狂想曲

這是一個美麗新世界
千禧蟲癌細胞和愛滋病毒
即將被新世紀的文明症候群
一一殲滅
垃圾廢水空氣污染心靈汙染
以及隨票附贈的大自然反撲
也都被強制移民到另一個星球

叛逆的青春，從此可以
輕易地在超光速的時空中逆轉
孤獨的靈魂，從此可以
無限量地在網路上複製出售

沒錯，這是值得期待的新世界
只要吞服一顆維生的維他命丸
就能在恆溫恆濕的虛擬實境中
完全滿足你饑渴的六慾七情
而後，臨場觀賞
第N次另類世界大戰
在電腦螢幕上冷靜開打……

不管地底的潛龍何時待機蠢動
“西風所看見的”是什麼？德布西
有誰嘗過風雷變色時的肅殺
在一次我未知覺的亂流裏
有人妄想將虛懷披己的我
塑成他們所需要的殘忍
由是我將不再是子宮裏的原型
像浮空的商標被潮流推擠
否定我，只要幾小行厲害的鉛字
驅散我，以幾大口蝕骨的罡風
或一堆堆噴怒的口沫

■ 杜運燮

迎接新世紀寄友

同喜同喜！一同跨入新世紀；
越過大標誌，值得記一筆。
對耄耋老人，更是個大勝利。

勝利，又能總結出什麼歧義？
“前耄耋”，“後耄耋”，又是什麼模樣？
原來主要是解除一件件武裝。

百年的風雨滄桑，帳難算。
親情友情仍然在路邊長青，
努力，失敗，卻飄成塵埃落定。

舊世紀有過可資歌頌的輝煌，
人類也留下了過多的劣跡，污跡，
愛談的，還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

世紀末最後一年，我沒有好運氣，
跌過兩次跤，住過三次醫院，
被迫拄拐杖，還坐上輪椅。

還好，世紀末還有不少“還好”，
還好，個人健康在走下坡路*，
國家民族正加速走上坡路。

樂觀還沒有磨光，儘管也攤上九九八十一難，
總想晚霞還會出現小燦爛，
喜看高科技不斷給人新武裝。

站在新路牌下，眺望新世紀，新千年，
我看到更多的，不是更愚蠢，而是更聰明，
學會把日子越過越好，也學會真高興！

*馮至先生曾說過，他的健康狀況從80歲開始
走“下坡路”，我則從81歲開始。

■ 王性初 世紀末二首

世紀末的一次派對

時針用胎音的嗚嗚
走完了二千年的產道
一場預期的派對
早用數碼宣昭了分娩的時辰

狂歡者化裝成各色人等
等待著產婦的傑作

寄出一張張蘑菇雲的請柬
帶來一束束準星的玫瑰花
捧上一杯杯滴血的冰淇淋
以及漫天槍林彈雨的慶祝焰火

當那團生命呱呱墜地
活脫脫一個怪胎連體嬰

寫於一次萬聖節派對

世紀末的死亡感覺

感覺已經明明白白地死亡
死成岸邊那攤曬乾的水母
手指的神經枯為珊瑚的骨骼
腦細胞拷貝在熒光屏的畫幕

沁冷而潮濕是一種過時的親切
長髮的瀑布流的是永遠的回憶
乾一杯乾一杯重逢的金黃
兩隻手握住世紀的定格

幾許夢幻幾許囑托幾許期盼
多少掙扎多少離聚多少遙迢的牽掛
今夜傾聽心的潮汐默默無語
陣陣秋雨敲響了感應的喪鐘

已經死亡的感覺會復甦嗎
即使復甦也是另一種死亡吧
翻過世紀的最後一頁日曆
沒有硝煙沒有彩霞沒有感覺的淚光

千禧年

1. 吃過晚餐，我去拜訪一位不常見的友人。他的住處不遠，隔著一個開著小雛菊的花園當然，那是秋天。現在，雪成了這齣戲的主角。
2. 我胡亂想著一次淋雨的經歷：雨在懷裏，像鐵皮彎成的小蛇，而且它很活潑。我覺著人生淒涼莫過如此。而友人笑著遞過一杯剛沏的茉莉花茶。
3. 月亮比較模糊，或許鼻息使眼鏡蒙上了一層薄霧。我幻想整個身體都能縮成一只手，掖在褲袋裏，既能保暖，又能靈活地和自然親近。
4. 路過文化公園，那裏原是離鄉的猶太人的墓地。枯藤纏繞著廢棄的鐘樓，下面一個短髮女子垂淚。旁邊黃髮男人一口一口抽煙，很著急，好像為了盡快完成悲傷的使命。
5. 我躲閃著電車，摩托車還有人臃腫的沒有愛的身體。薄冰把我摔倒，用它的詭計。我知道它還有同謀，我還知道同謀的名字，它名字很長“愛打岔的心靈”
6. 順著斜坡，我看到一個飯店門口，一個男人穿著藍色羽絨服在拉小提琴。如果這是在電影裏，我一點都不奇怪，但是這是我親眼看見的。這就是我為什麼相信宿命的的原因。
7. 我突然想起小時候，我背著拖到屁股的花書包，從東山小學往家走。我從衣袋裏掏出一塊石頭，拋向路邊的蒿草叢。一只艷麗的野雞飛起。並留給我一枚回憶的羽毛。
8. 羽絨服的帽袋摩擦著耳朵，我聽不清向我靠近的聲音。一滴火星兒灑落，我才發現漫天的煙花。我看見樹上纏了紅色的電燈籠，記得妻子曾用一個形容詞描寫它：“艷”。
9. 友人可能在看電視，雜技和滑稽的對話，他曾說：這才稱得上熱愛生活。我想說扯淡，但還是忍了，像面對新的罪惡。沒準他是對的。我在心裏早就厭了年輕時的革命。
10. 鐵路橋上的橫欄，塗了劣質的口紅。蒸汽機車刷地通過像痛快的死刑。我在想車廂內的客人，有沒有像我的？看著閭巷的畫冊，想著他在京都的遠大前程。
11. 霓虹小區彷彿迷宮當然對於我的才能，還夠不成考驗。小賣店招牌閃爍，窗口燈全亮著，偶爾電壓使它忽隱忽現，它的行蹤更是難以捉摸。我要麼選擇其中一個，要麼走開。
12. 芝麻開門。一個漂亮的女芝麻“他出去了。您請進。”多麼美好的夜晚，我想起這是一個多麼平庸的句子。但它對我是多麼合適。對我的時代多麼恰如其分。

■ 秦松

原黑的太陽

——二000年六八自壽

把死亡囚入萬花筒
釋放鄉愁還原鄉
假設原罪還給神
塗鴉飛白色戲雪空
渾厚端正之餘
以適當的手舞足蹈
左傾右傾世末世初
詩必然之詩 畫必然
之畫也

葉花遍地 星石漫空
吾仍然一無神論
者 一原黑的太陽
煙吾之煙 咖啡吾
之咖啡 小飲吾之飲
自然時空第三五度
無中生有 一如煙水
乃冰火之必然

2000年元月十六夜在紐約

戲 雪

一
九九之冬
二000日
之火（或燈火或火龍）
尤待爆裂
雪仍溫柔

仍以枯枝守望
茫茫然雪上一戲
千白千禧（？）

二

戲雪風雪中
並非吾之雅好
（由於雪之溫柔
完整誘人色之）
是風雪選擇冬日
冬日選擇吾

吾乃雪中一株
火焚的樹
以原色之姿
還春天一些色彩
（何忍色戲沉默
無聲之完整？）

雪是一切色彩
的容忍
冬日選擇吾
吾選擇雪乎？
以吾之原黑
的太陽

2000年元月中改抄在紐約

詩餘：

二000 雪融半空
酷寒 冰凍於地 元月初
某日 有陽光的早晨
雪降未降 化成水 此乃
雪之行程乎？ 雪一無所
有 雪也擁有一切。

■ 遠方

千年蟲

全球都屏住氣息
伸長脖頸
瞪大雙眼
沒有地牛翻身
沒有外星來客
沒有怪力亂神
只為一條蟲
一條世紀大蟲
人類文明孳生的
無性繁殖
卻已修煉千年
一瞬一忽
一寸一分
一屈一伸地
爬近
你我他（她）的
咽
喉
且自己張開大口
接——下——去
可是驚心動魄的
報復性
一噬——
快閉上眼睛
禱告吧
阿門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

秋老虎

午後

■ 翁海文

公元二千年

公元二千年的世界
充滿了和平 充滿了愛
我們在這個地球村裏
譜寫著人類的歷史
我們對著宇宙呼喚
讓人類地球的文明
永遠留在星際空間

公元二千年的世界
充滿了和平 充滿了愛
世界將不再有戰爭
和平是永恆的象徵
我們對著宇宙呼喚
讓人類永恆的和平
永遠留在星際空間

公元二千年的世界
充滿了和平 充滿了愛
我們把地球裝扮成
無限美好的未來
我們對著宇宙呼喚
讓人類美好的未來

知了突然一聲示警
門邊的老狗
把剛縮回嘴裏的
長舌頭
心不甘情不愿地
又吐了出來
——為表清白
它並沒有偷吃什麼
其實
何止狗兒膽怯
只是人性
天生的

■ 陳銘華

千歲誌

生年不滿百，兩個世紀的交接卻在我眉睫間進行

而我正努力的要加入它們——一長列站在屋後兩排電線上的斑鳩派對。派對？雖然密密麻麻的一片，難以數得清楚，但我想如果不成對，它們還慶祝些什麼？然而，這種努力終歸徒然，彷彿憋了一世紀的加州雨無聲地下了起來。我收回了我的企圖，派對仍舊進行著

派對仍舊進行著，華爾街合全世界股民的力量衝破了Nasdaq四千點；下午電腦有億萬種訊號待令；晚上有朋友結婚；明天天會不會藍？汽車能不能發動？我的愛人回到1900年時變成我的冤家，抑或是我1900年時的仇家變成我如今的妻子？我隱約知道又不知道，電腦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派對仍舊進行著，卡拉OK不斷攻擊我的思維。銀行戶口沒有幾塊錢，胸口沒有幾滴愛是記得清清楚楚的，所以總盼望一切能因這一天的到來而改變。將我還給00年，不管是1000年，1900年還是2000年，我感覺每一個世紀的交接，都有我的參與。明天，明天肯定會有好幾個我，好幾個我喜歡的女人

忽然想起，派對仍然進行著。朋友挑這一天完成終身大事，一定也是在希冀，明天醒來枕邊多了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這樣離奇古怪的結局

2000年元旦於洛城

■ 李元勝

另一個我

我不停地
在自己的外面
建造著另一個我

就像是建造著一個
看上去更順眼的土丘
而我其實躲在
土丘下面的洞裏

每天傍晚
我還要警覺地
用石塊把洞口封死

浮冰

對付紙上的空白
是一件
令我緊張的事情

像一塊搖晃著的浮冰
我從來不敢
輕易在上面落腳

我擔心它會突然破裂
破裂成
那些絕望的夜晚

或許
來不及呼喊
記憶就洶湧上來
把我捲走

■黃伯飛

囿、醒、覺、悟

(拆字四章)

(一)

別人的目光裏說：

“你有……”

我手上有些甚麼？

身旁有些甚麼？

我有甚麼？

我只知在四週圍

畫下一個框框：

“圍”。

(二)

古人 天一黑就睡了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申酉戌亥，數到“酉”

該是八九點鐘，

離天亮還早得很。

一片漆黑，望望頭上

卻掛著閃亮的星星。

耐心等著“啟明”

“醒”。

(三)

渾渾噩噩入學之後，

眼睛看的，耳朵聽的，

人碰人 會惱火的；

人碰人 會動心的；

人纏人 會纏出病的；

人比人 會氣死人的。

這一切都因為

■楊星火

思 念

頭上長出一座雪山

老兵大笑

我依然

守望珠峰邊關

冬天的玫瑰

白的發綠 白的出奇

嬌媚的花朵兒

也學臘梅的骨氣

披霜傲雪而立

這個“孩子”還未曾

增加知識。

一旦他不光是看

而是看“見”了，

正如睡覺中醒來的

“覺”，從此他不再

怔怔忡忡，做著

一場又一場的噩夢。

(四)

五個心問自己

這纔問出個“吾”來。

這麼多個“口”，

這麼多個“吾”，

越問越糊塗。

猛然一想：

每個人只有一顆心；

頓然找著了這個心，



■ 秀陶

傍晚的偶然（一）

何庭前的冬青愈長愈矮呢？
慢慢地因了一日的情緒又想起了今夜關門該用的腕力

剛剛在草地上把自己擺成一個“大”字，而想：
太潦草，太不規矩，不知道有否人瞭解這古怪的旗語

何庭前的冬青愈長愈矮呢？

被籬笆過濾後的市謠是整齊多了
小徑所扭曲的思緒也還是可找尋的

偶然想到這一方蒼白的寧靜——蒼白如一塊潮濕的鹹肉
我領有它，如一破落的土地廟領有一方荒郊

內燃機的話

無法剝落她的身影
雖然我說：到站了
雖然我說：時而寒，時而暖……

哎！這一段苦澀的日子
如果是甘蔗我會把它砍去

現在我又把這架六十七公斤的內燃機平放在床上
仔細檢修

油膩
難以剝落的身影

雨中

在一槽陋巷
在雨的斜紋布旁
他走過

你不知他為何來在這裏
你不懂他零斷的，單旋律的口哨
正如他不懂現在是明天還是昨天
正如他不懂那爛泥曾經誰踏過
 不懂那磨沙玻璃眼色的含意
若果他死去
你們不知道原因

沒有原因
他走過
在巷槽
在雨的斜紋布旁

1957 Taipei

附記：早年的作品我是一點也沒有了。上面的三首是台北的老友商禽影印給我寄來的。據云刊於馬朗當時在香港主編的《文藝新潮》上面。作品雖然青澀，但數十年不見，重見之下欣喜仍不免。現僅改掉一二錯字，並在〈傍晚的偶然〉之下加（一）字，因為同樣的標題後來又用過兩次也。

■ 岩上

碧山岩眺望

隨著落日西斜步步
拾級而上
千門萬戶都是窄門
此刻朝山
可以仰景
碧山岩禪寺的尊高

秋冬的
林木和山門
提早深鎖
黃昏，應該有鐘聲和梵唱
只聽得
岩壁下潺潺貓羅溪的低吟
悠閒地彈奏

佇立巖上
回首，煙塵盡落
遠眺火炎山九九峰蒼綠不再
世紀末劫數的地震
削削
山巒粒粒光禿
迴照
僧侶們的頭顱

天地氤氳朦朧
白日光環下
黑白不分，尚且
夕色已西垂
暮靄蒼茫
遠景將逝
近燈未亮
人人只管往高處攀爬
回望目眩
如何辨識阡陌中的方向

■ 周正光

客至

飲酒
既不成歡
尋幽
亦覺太晚
那就吟一首詩吧
詩中，有黃河水
天山月

吟不斷
是去國情懷
移民甘苦
況且
水太遙
月也漸冷

遂忘言
同對秋林
落葉蕭蕭……

墨晶

別後
那水一般的夜
竟沉澱，沉澱為一叢黑水晶

縱使熱情消滅
被遺棄的夜
純淨依然
幽雅依然

夜夜，執你的手
自湖畔走過
湖中的波光依然
湖上的星光依然
你問我的那句話
回聲不絕
亦依然

只是，無數軟綿綿的夜
一變而為堅硬
且多棱角
偶然觸手

■方思

白色的城

白色的城坦廣的躺著
四周繞著雄傑拱衛的
牆：先知的視景

此外一無所有

祇是平野與墓塚

好像被故去的包圍

死者安躺著，寂然

不動，朝夕增加

此外是大漠

先知的奇蹟

歷歷如昨：這白色的

城是他的王國

■呂建春

死亡是一個破折號

死亡是一個頓號
熟透的蘋果落了一地
一片彩霞出血
黑夜的臨盆陣痛

夜色匍匐跟前
月光溺水的地方
我黑暗的子宮內部
埋著你星星種子

眼睛儲藏著夜色
犬牙慢慢抽長
聆聽月亮
穿過黑雲的聲音

一滴淚溶入了大海
雨聲遙遠
抽搐的

星星發芽

死亡是一個句點
一扇門開了
雞聲發白的黎明天空
路才剛剛開始

道路

像樹和落葉的關係
那些失落的記憶
像頭皮屑一樣
每天掉落一些些
那些失落的自我
像腳和足跡的關係

啤酒泡沫浮著人潮街景
夢浸泡酒杯裏
齒縫濺落一些些
謠言零星唾沫
影子從地上站起來
在街頭另一端向我招手

像狗和一根骨頭

■ 吳淮生

1929年生，安徽涇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美國國際華文詩畫學會名譽顧問。著有詩集《塞上山水》、《漂泊的雲》、《新聲舊調集》，另有散文集二種。

石堤十四行

松風 竹影
十里石堤
向南端伸去
每一塊石頭
都留有我的憧憬
我沿石堤悄然前行
去摘那彎上弦月
她卻沉進
堤外的溪流裏
於是 我踩憧憬回來
和溪水一起
向山外流去……
從此 石堤
躲進我遙遠的夢裏

褪色的紅豆

那年秋天
我在娑羅樹下*
拾起一粒紅豆
鮮紅顏色

扁圓形體

——一顆灼熱的心

我將紅豆送給一位女孩
她卻拋在歲月風塵裏
我再也找不回來

又一個秋天

我又在樹下徘徊
拾起了另一粒紅豆
——殷紅的血滴
我把它藏在記憶之匣裏
而今呢
它同記憶一起褪色

*娑羅樹，即紅豆樹。

■ 葛林

男，漢族，祖籍河南夏邑縣。1955年5月生。著有詩集《年輕的太陽谷》、小說集《大氣燦黃》。現供職於《黃河文學》編輯部，為寧夏作家協會理事，銀川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一朵會飛的花

一只蝴蝶
落在花上
那蝴蝶
也就開成了一朵花

一陣風來
那只蝴蝶飛走了
是一朵花飛走了

我總想
追上那只蝴蝶
問問它
剛才開成花的時候
那些花們
對它說了些什麼呢

走向田園

從一座城市走出來
那座城市很大
車子太多
一條路
便走了許多日子

思念田園
思念麥子

是春天了
麥子長得好高了
走在麥子地裏
看著那些豌豆花兒
開在麥子根上
由不得你
就想躺下來
也做一個開花的夢呵

風是暖暖的
土地是暖暖的
而青麥的香味

讓人入醉呢

躺著看天
天更寬闊了
而心離土地
更近了
感受到土地的脈流
正湧向你的心臟
讓你感受到一種根
從你的心底深處
正開始伸向泥土

一只麥鳥兒飛來
婉轉地唱著
你伸臂生長的聲音
驚動了它

河邊的梨花
已經落了
有一葉白帆
從下游處飄上來

躺在麥地裏
像兒時一樣
咬著一根麥杆兒
甜絲絲的
很容易就睡著了

當你醒來
看紅日西沉
你會驚異
麥子又長高了許多
你也長高了許多……

母親一樣

溫情的麥地呵

■王景韓

男，漢族，1943年11月生，山東日照人。1964年開始發表作品，多次獲獎。現為銀川市文聯專業作家，銀川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晴 雪

冬日凝寒
原野一片晴雪
而我的瞳仁並非一片空白

桃花開在另一季節
與我相隔的不僅是一個過程
但她的燦爛與我的淒清
卻並列不悖

我的情思被春風吟哦時
不肯吐露的那部份
被帶進了冬日
冷凝為“癡”
在雪地閃爍……

牧 地

一片草灘被焚
野火過後
草根不死
依然執迷地拔節

純情不屈

牧女擲串串笑聲
草長鶯飛
信任一支牧笛

■賈羽

男，回族，1961年生，北京市人。1983年畢業於西北民族學院。現為寧夏新聞出版局、寧夏人民出版社辦公室副主任。著有詩集《北國草》、《崇高的伊斯蘭》，散文寫真集《神遊中國西部》。曾獲評論獎、新詩大獎等。

峽 谷

是什麼，竟如此令我癡迷
癡迷在如此深邃的谷底
雖不見野花燦爛開放
卻有索浪在我的腳底
飛濺出一朵又一朵
芳香的慰藉

我只想知道，這個世界
是否與整座峽谷
早融為一體
這座峽谷的名字，是否
就像一個人清純的笑聲
清純中，將我的心鼓
重重槌擊

其實，這座峽谷真的
不是別的，而是
一個人
為另一個人
構築的豪奢的殿宇

癡迷在這豪奢的殿宇
任憑一個人清純的笑聲
將我的心鼓重重槌擊
正是在這豪奢的殿宇中
我收起羽翼
不思歸期

茶 花

其實就是一朵茶花
一位比微笑更美的天使
但它絕不是微笑
雖然它比微笑艷麗
雖然它比微笑迷人
雖然它開在你的臉上
雖然它開在我的心裏

雖然它開在我的心裏
雖然它開在你的臉上
雖然它比微笑迷人
雖然它比微笑艷麗
但它絕不是微笑
一位比微笑更美的天使
其實就是一朵茶花

■ 趙福辰

男，作協寧夏分會會員。1972年開始發表小說、詩、散文等。作品多次獲獎。

觀燈小唱

輝煌的風景是今晚的花燈群

一個普普通通的夜轟動了
被珠光寶氣打扮成新娘

色彩在沸騰
光在大合唱
美在大爆炸

穿過花花綠綠的重圍
走向燈火最濃處
圓圓的月亮在燈裏
圓圓的月亮在天上

踩著燃燒的彩浪花
龍騰虎躍最風流
而我，是那頑童手中的花燈麼
是那一串串炸響的爆竹麼
心，在光的擁擠中丟失了

山水依

一座山。
一灣水。

往事是光榮的。

故事裏記錄的相逢與離別：
淚。
笑。

不需要一絲客氣，
只要有山水的相依，
便會振顫起宇宙間全部音樂。

山從綠色的眼睛——
那陰涼的礦藏裏
溝通著水下鵝卵石的回憶
——宣佈：
愛，
永遠不會作廢！

■ 楊梓

1963年生於寧夏固原，著有《楊梓詩集》，參加過第十五屆“青春詩會”，獲過寧夏第五次文學藝術作品評獎詩一等獎。

青春的雪花

雪花盛開
你看一朵朵天空的花
大片大片春天的顏色
舒展著你纖塵不染的寧靜與芬芳
雪花飄舞如神靈
你聽神靈的預言敲響心中的雪花
茫茫蒼穹西風的夢幻
緩緩歸途月光的秀髮
風走過大地留下的骨骼

你和瑪雪相擁坐在白驃馬的金翅上
從高原再到高原的風
追尋家園的苦難蒼涼和悲壯
吹響夢中驚醒的傷口
吹響天堂的一朵朵白雪
雪花從天堂來到你們的臉龐
留下火阿媽欣慰的一笑
你們向祭祀神明的靈山飛去
瑪雪向她的夢裏飛去
你向瑪雪的夢裏飛去

雪花依舊飄零
你看一雙雙飛翔的手
脈脈地輕撫紅雲的臉頰
你眨著夜色深處的睫毛
脈脈凝望著雪花深處的瑪雪
像雪花裏的水一樣歌唱

時間之外秋波蕩漾的潔白的鳥鳴
滑翔著幸福
和白驕馬幸福的足音

你彷彿又見聖潔的月亮女神麗晰
看見她原是一塊羊一樣的紅石
只因創造天地的白鶴從她身邊飛過
她就變成了白色而充滿了愛意
如同你找到放牧狼群的魚
因你的注視而變成光輝的女孩
你好像找到了那種絕美的感覺
心裏頓時舞起了火焰
在雪原上滾動

雪花和雪花重逢
執手傾訴遲到而神奇的重逢
遙遠的黑帳與月亮女神指引的重逢
雪花凝成甘露
洒在你們一起的生命裏
雪花燃燒著自己
點燃一片又一片茂盛的枯草
以及藏於草中的風
雪花站在地上
心與心消融的一吻
你看你聽多美的一次死亡
青青的雪花
愛情青青地成長

注：本篇係《西夏詩卷》中的一個片斷，西夏（公元1030-1227年）是一個以黨項羌族為主、以興慶府（今銀川）為國都、東臨黃河西盡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的神秘王朝，瑪雪是西夏神話傳說中黨項羌族的祖先。

■楊森君

男，1962年生。寧夏靈武市人。畢業於寧夏大學政治系。曾出版詩集《夢是唯一的行李》，係寧

夏作家協會會員。現在中國寧夏大學回族文化研究所工作。

習 慣

馬 比風跑得快
但 馬
在風裏
跑

消 息

無論何時來
請不要
打翻
我的眼淚

成功者

有人砍倒了
一棵樹
然後
騎在樹身上
說
我終於爬上這棵樹了

畢業送別

車窗下
許多手伸過來伸過來
手握著誰的手
看不清

但我知道
有一雙手始終沒有伸過來

喻一種愛的方式

一顆優秀的果子
因為懷疑它有蟲子
你一層層地削
削到最後
沒有蟲子
果子也沒有了

■郭文斌

1966年生於寧夏西吉縣，畢業於寧夏教育學院中文系。著有散文集《空信封》、小說《若水》，作品多次獲獎。係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現為固原地區《六盤山》文學雜誌詩編輯。

無 援

我的手裏是一首詩
父親的手裏是一杆莊稼
天不下雨
詩和莊稼
誰安慰誰

雪

一種白色的血液
選擇了北方
注定寒冷
心事白著
而且濕潤
注定與北方有關
注定被春天埋葬

或者分手
都是因為陽光
到達是因為離開
離開是因為到達

雪
原來是一種
接近愛情的
姿態

日子

在夢中播種
於醒後收割
這是三十歲發現的秘密
犁閑置在家
鐮刀已經生鏽
星期一 我們上市
交易

■ 夢也

原名趙建銀，1962年生。寧夏教育學院畢業。是寧夏作協會會員，詩作品曾入選《中國當代青年詩人詩萃精評》等，現任教於海原回中。

疾病

你快是一棵樹了
神有意疼你。

“疼醒你！”
神這樣說。

無題

有時候
我們會在自己的深處
遇到大海

平靜的時候
我們會在自己之中
找到一棵樹

金月亮

深夜裏
鳥兒用一片樹葉遮住
身子，然後
睡去了……

但是，既使在睡夢中
它也感到那巨大的
金塊 正
一下一下地
蹭在它的
臉上……

■ 伊農

原名陶世雄，寧夏銀川人，1970年出生，1992年畢業於南開大學國際商學院外貿經濟系。係中國青年詩人學會、中國作家協會寧夏分會會員。

作家與貓頭鷹 的共性

靈魂
蜻蜓般

棲在一枝筆上

喜歡夜
並在黑暗裏飛翔
獨往獨來於
文字的叢林裏
或自己的心靈之谷

在大家沉默的時候
瞪著兩只
能熬夜的大眼睛
洞察秋毫
並發出聳人聽聞的
叫聲

舊的美人掛曆

時間的枝頭上
一瓣瓣如花的日子

輕輕落在
季節的河面上

緩緩
漂走

讀書

爬上一棵
大樹

是為了站在高處
看得
更遠

聽二胡曲：

〈二泉映月〉

油燈一樣
殘月
掛在夜的牆壁上
在心事一般時斷時續的琴聲裏
忽 明
忽 暗
而青布舊衫裏那顆
飽經風霜的心
則是一潭苦澀的泉
從指尖
一點點
流入胡琴

黑暗中的路
坎坎坷坷
不朽的音樂
拄著一節探路的竹杖
一步步
流落民間

講述著風雨中
一片落葉
的故事

■唐瑤

女，筆名羽人。中學時代開始寫詩，1994年出版第一本詩集《夢中的紅嫁衣》，獲寧夏第五次藝術作品評獎二等獎。1994年加入寧夏作家協會。

懷 念

翻開那張照片
故鄉的氣息撲面而來

窗外的綠蔭是異域的風景
我只聞到沙棗花的醇香
從黃土坡飄來
濃郁了整個季節

我的腳在漂流
我的心在皈依

突 圍

親密的空氣
連同親密的愛人
一起棄我而去
我掉進
一個寒冷的黑洞

暑天的太陽
無法入內
溫柔的星月
闖不進來

我的歲月開始枯萎
我要突圍

再生緣

你是我瞳仁裏的影子
你是三生石上刻下的緣
跋山涉水的尋覓
你終於等到了
我追趕的腳步

你是我前世的林
我是你前世的鳥
你是我今生的海
我是你今生的魚

你用你的括號
括住了我的所有的內容

■保劍君

男，回族，寧夏賀蘭縣人。中學起始創作，獲獎多次。係銀川市作家協會會員。詩集《捧土而歌》即將出版。

蜻 蜓

翅膀抖出
一串優雅的身影
純真的心 就悄然臨近
陽光下祥和的村莊

輕輕點水
便有一圈紛亂的記憶擴散
委婉地波及
你傾斜的目光
模模糊糊的
總是一片鄉情

飛入蘆葦叢中
伴飛絮 翩翩舞動
愈隱愈覺美麗
順溪而上
風景沿岸擺開

蝴 蝶

在紅紅綠綠中紛飛
你們的翅膀擦亮陽光
那些樸素又清新的景色
在我仰視的目光中
被風雨和炊煙鋪成道路

■ 非馬

雪在窗外靜悄悄

雪在窗外靜悄悄地落著
在這樣的天氣裡
我不期望
有鳥

而竟有鳥影一
掠而過
強拉著我的目光
到遠處一個熟悉
而又陌生的原野
那裡
鳥群叫囂鼓噪
慶祝
期待已久的
痛苦的新生

雪
在窗外
靜悄悄地落著

思鄉病

害一場思鄉病
回一趟家
回一趟家
害一場思鄉病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 雲鵬

近處風景

手捧月色就是捧著一抹土地
流嵐 遠去的時光或許就是簡寫的一輩子
而滄桑與冷涼像一個乾癟老頭倚在身後
黃牙上的斑漬銹蝕出世故 回首之間
英俊灑脫的身姿還留在村頭 傾心
聽那個傻姑用木葉吹〈黃洋扁擔〉麼

小河彎彎流向黃昏也流向心隅
尋常的燦爛則在山前編成了兒時的曲子
孩提時七彩的童話還在延伸痴嗔與情怨
是否白雪公主也該長大成人
隨她的七個矮人投奔王子而去
空餘下蛙鳴將惆悵寫滿深秋
牽枝延蔓中拋下醜小鴨蛻變的荒唐言情

煙雨柳池總是距離鄉愁很近
南雁穿空似乎又隔地上的生靈太遠
循著小路會發現每一種聲音都在呼號
驕陽似火為何不能切入漸起的蕭瑟
給我艱難的獨行添一絲暖意

■尹玲

旋轉木馬

旋轉木馬 轉呀轉的
旋轉木馬 轉呀轉的

旋轉木馬 達達達達
快樂地馳騁
在圓圓的座檯上
奔騰在心愛的夢鄉

旋轉木馬 叮叮叮叮
你騎一匹紅色木馬
徜徉在不停歌唱的多瑙河畔
快華爾滋悠揚入雲
跳動著無數人的心
張開雙臂擁抱他

旋轉木馬 登登登登
我要騎橙色木馬
輕輕走入剛睡醒的小村
呼喚伴我成長的溪河
親親正要升起的太陽
聽聽晨起的鳥兒唱歌

旋轉木馬 丹丹丹丹
轉呀轉的
快樂地馳騁
在每人心愛的夢鄉

旋轉木馬 噹噹噹噹
她想騎白色木馬
高高的 帥帥的
在香頌優雅聲中
翱翔於鐵塔的家鄉
看一眼高塔尖頂

映一下塞納河心的身影

旋轉木馬 咚咚咚咚
他愛騎藍色木馬
奔入幽美的黑森林
飛呀飛的
直飛到天鵝古堡
白白的古堡昂首

黑面琵鷺

秋風才剛吹起
牠們就來探訪
一身白白的羽毛
一張黑黑的小臉
站在水裏
咚呀咚的
用嘴抓魚
咕嚕一聲吞下去

牠們昂首高歌
邁行幾步
然後拍拍翅膀
優雅地飛起
不時看看水中映照的自己
是不是比在寒冷的北方時
更酷更神氣

春天帶著綠葉
在枝頭開始萌芽
一隻黑面琵鷺
再一隻
再一隻
小臉上全是欣喜
並且不忘擺好可愛姿態
高高舉起雙翼
向我們揮別

■宋禹甯

濃 煙

在黑暗中
我點燃了記憶
不是為了照亮前途
只是想取暖

在人群裏
我縱容著孤單
不是想就這樣下去
只是不想再對自己婉轉

我聽見六月的夕陽
無奈地沉沒在西海岸
我卻看不見你對我說的話
聽不清你手勢中的語言
你好像在對我說：
“快走吧，快走吧……”
我卻只能停步不前
用寂寞
撥弄著火
望著
升起的濃煙

出 走

如果我拎起了行李，
連一個紙條也不留下。
搭著末班車，
在你熟睡時離開，
你會埋怨我嗎？

■周五 失 題

我沿著
破落的
街牆
走路
想走進她的夢裏她的懷裏她的微笑裏再一次
感受她的溫暖她的甜蜜她的芬芳的氣息

我任憑
曉風
冷冷地
吹打
吹打在我的臉我的四肢我的顫抖的身軀擋去
我的疲憊我的恐懼我的最後一絲溫意

黑暗中
我看見一匹
孤獸
那一匹离群的孤獸獨行在荒野中血紅的雙眼
搜索著另一隻血紅的眼睛卻在寒冷中死去

嚎叫著
我在
尋找
生命
那曾經擁有過的生命不知何時失去留下我在
無垠地夢想如畫的雙翅時等待獄火把我毀離

如果我在陌生的城市，
打給你一個簡短的電話。
告訴你我的為難，
你會了解我嗎？

我有想走的慾望，
我有解脫的幻想。
卻不放心你的天真，
卻擔心那蓮花會在我走後枯萎。

■ 季陽

圓桌

一群白蟻
在長長的桌子腿中生存
如果它們能爬上桌面
那會多麼激動：
啊！宇宙原來是圓形

我們是否也活在一個菱形的長腿中？
我們潔身自好
就像一群白蟻
走著彎彎曲曲的路
卻總想談論正直的命運

向上爬行：美還是真？
未來永遠需要爭論
腿太長。人的命太短
關於時光的誕生
誰也來不及爬上桌面
看清那完整的說明

前年回到闊別的故鄉，得知故友十六年前結婚時特製的那個特大圓桌，因桌子腿中發現一群白蟻而廢棄，燒了。自己在南方謀生也已失蹤有年，存亡未知。目睹故人之子初長成，不禁記起未婚先孕的這個小小少年當年是怎樣急壞了他絲毫沒有準備的父母。回想多次醉在那圓桌邊狂歡的青春舊友已各各散落天涯，而昔日改造世界的舊夢也許將在新一代的熱血中燃燒，頗傷感人生無常的處境；正值世紀末，種種預言，又想像起宇宙的成住壞空，便拼湊了這首小詩。

圖騰的集會

喝的是酒
吐的是海水
喝！龍子和龍女
在跳出龍門之後
常常以未完成的故事下酒
一片海棠葉在秋風裏
孵化出一只血紅的公雞

滄海。桑田
有心無心？假醉真醉
直到水龍頭裏
流出了龍眼
還是誰也無法滿意
如何讓一只蛋
突破一只公雞的難題

昨夜中秋集會，大家都有幾分醉意。平日那樣安靜的竟也借著酒勁大驚小怪地吵起來，從簡體和繁體的愛字開始，為愛到底該不該有一個心而互不相讓；又說真性情人，為何要迴避情與性？台灣若是蛋，大陸到底是公雞還是母雞？同是龍的傳人，自然有很多激烈爭議的主題，自一個中國、一胎化，最後扯到一盤散沙的國民性……。夜半醒來，酒意已失，特作此小詩以記之。

■ 十品

冬天，我看見的靈光

不惜用我的身體，或者身體的一部份
在你面前呈現的光環一下子變的
很輕，很輕的風，拂過草地
拂過被冬天冷卻的心，我的身體
平放在打過霜的菜葉上，肅穆的簾子
從天上垂下，從遠方的情人眼瞼上垂下
我多麼渴望，我的呼吸是肺裏的魚，或者
游弋于你的海洋，你的血液和神經中

死亡是一朵花嗎，一朵任何美麗都無法言說的
惡之花，開在我們共同的網上，密佈的網
在我的身體中被分割成許多領地，諸侯和王
手把著長劍站在城頭，大聲地喊著對方的名字
大聲地嘶裂著我堅韌的纖維，天上的太陽
忽然暗了，天上的太陽綠著臉，講著童年時
一個恐怖的故事，故事的開頭是從我的鼻子
開始，我的鼻子原本是一孔原始的溶洞
後來的人類不甘寂寞，不甘在唯一的環境裏生活

我的身體完美無缺，每一根毛髮，每一片指甲
都可以發出靈光，就像高僧頭上的天靈蓋一般
與大地隔絕，一塵不染，我們想像的道
時刻都穿行在我身體的田野裏
把我的田野肥沃成家園，沒有柵欄的
家園，總是寄托著母親的信念，只是
不可迴避的冬天，不可逾越的冬天來的
這麼晚，又走的那麼早，我的父親呀

冬天的雲都走了，走的很遠很遠，只留下
我和我的身體在風中搖曳，風向南吹
吹的小河失去了方向，四肢軟弱無力
四下裏尋找那些種子，那些可以傳宗接代的
“種子”總是隱藏在我的身體的最陰謀之處
輕鬆而自由地走過這個季節，我多麼渴望
我離開以後，我還能在這個世上活著嗎

活著真是那麼快樂，那麼乏味，那麼永
無止境

在我精疲力竭時，我希望聽到你的
聲音，那怕叫我一聲乳名，我的血液
頓時就會沸騰，就會燃燒成岩漿
在我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以後，硝煙的
刺激味橫掃了理想的殿堂，我
多麼渴望淨身，超脫紅塵的苦海
進入淨界的空瓶子，天這時就黑了

從頭開始，我又回到了原地，我又
站在出生的門坎邊，水是那麼地不平靜
人也是那麼地不冷靜，熱浪一次次地
沖倒著好鬥的勇士，可是城堡依然堅固
我們的公主就在城堡上站著，紅色的
披風如紅紅的火，燃燒著，吸引著
勇士們奮力地沖著，喊殺聲下屍橫遍野

我已料到了最後的結局，勝利的不是
那些懦夫，也不是那些屍體，勝利的
獎章屬於有勇有謀的人，戰爭對人類來說
只是測量民族信念的手段，而精神
看不見的東西，時刻都游蕩在歷史的長河中
我誕生了一個普通的家裏，父親說著閩語
母親很早就加入黨了，鹹澀的海水
使我先體會到眼淚的力量和艱辛的力量

我的愛是脆弱的，春分和夏至都曾
經過我的窗前，風箏無故地鳴叫起來
天空灰朦朦的一片，心情在不斷地
湧動，想著燃燒和燃燒的灰燼，終於
太陽出來了，太陽如仙女般鮮艷的臉龐
深深地打動了我，我的天空萬里無雲
我的天空只讓一只鳥飛來，這一只鳥一定是
我前世的姻緣，一只美麗而羞澀的鳥呀

我飛起來，用我憑身的力量，拔開濃雲
拔開污染的空氣，飛起來，我跟隨著
那一只鳥，向天空飛起來，我的愛迅速地
流遍全身，在血裏燃燒，在頭髮上燃燒

興奮點，在降落時燃燒

■ 季迪

乾 燥

當我在沒有詩興的日子閑遊
穿著紅色夾克，晚秋的樹木
在灰暗的天空像一群
遛鳥的中國老人。鳥群
張開翅膀，不再鳴叫
唯獨這裏的樹一年變黃一次
黃到根部。當我停止寫作
樹葉一陣陣飄落下來
那些葉脈在奮力地蹬著
遠離自己的家鄉時向根靠攏

事物越來越乾燥。年輕人
比過去的時代更加欣賞
毫無意義的衝動。居住，離開
都是遠離靈魂的事情
在哪兒都沒有家的感覺
在習慣的地方覺得百無聊賴
在陌生的地帶難過的痛不欲生
哪兒都不是家。失望，怨恨
伴隨樹木一棵一棵
在陰暗的天空乾枯
詩人停止寫作。商人
在美麗堅共和國競選總統

穿著紅色夾克
我在晚秋哀怨的街道上走著
事物和生活的地帶
失去的水份，在很少一些人
孤獨的不放棄的沉思中
優美地繚繞

■ 王渝

那雙眼睛

那雙眼睛
游動了起來，一雙銀魚
悠遊 優美的弧線簇擁
他們向我

慌亂中我讓一切遠去

我的內裏
沒有清澈的水流
那曾誤入的飛鳥
找不到自己的投影
驚嘯而去

從羽翼落下
那雙眼睛
經過歲月的醞釀
遂溫柔成夜裏的路燈
輕輕呼喚
迷了路的夢們

寫於紐約2000年初

那是完全不同的情景
苦難和歡樂，像一棵樹
根部向下。呈現的部份
是朝向天空的。那裏
家鄉就是人類——
一切被讚揚的
日常的生活相聯
是和靈魂有關的事物

■ 鄭建青

花草兩帖

蒲公英

你的倩影
已隨風飄到異鄉的土壤
雨後的草地
可以看彩虹斜掛天空
但不再現
你驀然回首時
掀起的陣陣波瀾

雨終於停了
風也住了
生活復平淡
一如小草青了又枯
不再是醇厚的老酒
或苦澀的井水

倘若平淡中
還殘存
幾粒昔時的種子
且把它們撒向
雨珠晶瑩的草地
繁生為一株株
亭亭玉立的蒲公英
等待臨風

山茱萸

赴秋之約
山茱萸褪下綠袍
試一襲紅又換一身金
而秋風不經意地輕輕一拂

■ 馬蘭

兩把椅子站在屋內
我說，兩朵花瓣
他們分別在等待接近窗臺
等待誰最先漏氣

公 式

最大的誤差是俯視而來的高潮
你說還有情節，實在忍無可忍
兩把椅子背靠著後背
他們學習自搏，彼此攻其不備
而花瓣怒放，放得扁平

到了花落石出的這一天了
看見鳥就渴望墮落
其中一把椅子飛身撲下
你說這就是雜技愛情

1999.1.20 紐黑紋

便情不自禁地現出
一個欲定後期的形體

引紅雀藍雀白胸鳥
和不知名的鳥兒
頻頻飛臨枝頭
嘰嘰喳喳蹦蹦跳跳
在明媚的晌午
盡情享受慵懶的溫陽

漸年末 因相思
已骨瘦如柴的山茱萸
仍在樹梢飄掛著
幾片紅黃綠的殘簡

猶在訴說那曾經
滿樹玉潔冰清的
清麗韶華

■ 伊沙

在髮廊裏

他把手
伸向洗頭妹身後
那手熟練地摸向
洗頭妹的屁股
我全看見了
鄰座的我
可以接受
這人性的小動作
但我無法容忍
他在鏡中
那副作鬼的表情

青塚問答

昭君在漠北
一呆就是
那麼多年
她怎麼
受得了
嬌滴滴
是現在說話的你
我的回答
能否讓你
感到滿意
久居冷宮的
漢家女子
在那邊
性生活好

■ 李雲楓

結束的集市

1.
人都已經走盡了
艷麗的衣服也已回到家
（在鏡子前面看熱鬧的房間）
沒有人留下來
街道寬的眼睛都裝不下
只有一些聲音留在牆角
在一片片淡淡的陰影裏
竊竊私語

2.
沒有人後
有些影子在街上站了很久才滲入地下
主人早已經走了
寫滿名字的舊報紙在地上不停的轉著圈子
體溫在人群散去後
只會停留千份之一秒
太長了，寒冷開始瀰滿後
夜就從牆角那兒轉過來
一點聲音都沒有

3.
這裏曾舉行過舞會
過厚的面具扔滿每一個角落
這裏曾有人在出售目光
黑色的小盒子，堆滿每一個垃圾箱
喜歡白天的人紛紛回家
這裏很安靜
人群走入睡眠後
影子都回到了這裏
舞會繼續進行

1999.2.5北京

■毛翰

十二生肖圖

鼠

百獸之王也走投無路了
不得不卑躬屈膝
躲進一紙
假慈假悲的野生動物保護法
面對人類的淫威
毫無懼色的
只有咱無名鼠輩

牛

反芻著報章上的贊美之辭
苦笑一聲
不知道這身鞭痕累累的皮
以後又被人家剝去
作什麼鼓
吹

虎

虎皮挑上了旗桿
群山死一般靜默
世界受用著餘威
亡靈在何方漂泊

兔

沒尾巴的人說
兔子尾巴長不了

龍

說是九州之內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tchanw@yahoo.com

雲雨都歸他管
怪不得巫山雲雨
總是與他有染

蛇

毒牙長出之後
漸漸學會了纏綿

馬

什麼老馬識途
你不過是誇我
善于揣摩你的意圖

羊

當心披著羊皮的狼啊
披著羊皮的人
常常這樣語重心長地教導我們

猴

目睹了人間的種種罪惡
便斷然停下了進化的腳步
自得之餘心憂天下

至今還在峨眉山頂
向人類演示
上古遺風

雞

每一個引吭高歌的雞公背後
都至少有一個
自鳴得意的雞婆

狗

與狼同宗
也曾經嘯傲山林
甚至氣吞日月威震天庭
如今卻落得倚門搖尾
賣弄忠誠

豬

面對世人嘲諷
八戒滿不在乎
饞嘴好色算什麼
子曰
食色性也

■ 嚴力

共 枕

寂寞與繁榮對陣
暗處的寂寞
每一槍都打中了繁榮
繁榮流出更加繁榮的血
寂寞有更多妒忌的理由
往彈夾裏又塞進一排寂寞
其實
所有的繁榮都在外面打工
每天都回來與睡眠的寂寞共枕

1999.4.18

詩 人

我把自己這個音符寫進非盈利的樂譜
與許多現代人不屑於一聽的歌為伍
這是自願的渺小
這樣一群相依為命的音符
足以讓我感到創作的溫馨
我雖然遺憾這群音符分居世界各地
但相隔千山萬水也可以相依為命
況且我們專為上帝這個歌手創作歌曲
他（她）將不斷地唱出
製造人類時所犯下的錯誤
以及人類只能以旅遊的形式
在審判自我的景點處停頓兩分鐘

1999.4.24

■ 魯鳴

紅地毯黃地板

從來就不喜愛紅地毯
它們讓我想到流血事件
以及肉慾中純粹玩弄的一面
不用觀看，我知道其細菌的存在

我喜歡黃地板
在它上面坐躺站，心曠神怡
它培養了我一種又一種素質

我作出決定，我死的時候
一定要躺在黃地板上
我可以有這種選擇

我賺錢
就是為了把家裏的紅地毯拿走
換上結實光亮的黃地板

許多人在不同的紅地毯上行走
我在黃地板上翻翻滾滾
遠方有明確相同的終結地
等待我和他們

我交往的圈子裏
沒有做紅地毯生意的買賣人
可是有一天
我發現每個人包括我自己
都是紅地毯上的一隻螞蟻

1999.5.30紐約

■ 冬 夢

有關門的故事以及詩 和鑰匙和真正懂得寫 詩的人的種種問題

芝麻開門

其實很早已有人跟我說過
別高估自己的能力
可以不費勁地開啟
這道禁閉二十多年的大門

難怪自己天真的想法
只因的確付出努力
以為可以輕易辨別
詩跟鑰匙這麼簡單的一個問題

芝麻開門

是我不中用的耳朵
聽到裏面的人說
歡迎歡迎
讓你無條件進來

帶著詩帶著幻想
我帶著難以置信的熱情
你會以一個久別重逢的擁抱姿勢
回應著我

芝麻開門

款待我的
不需要一罐民主味太濃的美國可口可樂

■ 揚 子 陽 光

陽光在山崗上舞蹈，
背景是白雲和藍天。
陽光灼灼照耀，
染銀了滿湖激瀾。
陽光篩過森林大樹，
形成了光的琴弦。
陽光帶來了粉紅的晨霞
和黃昏時滿天的燦爛。
陽光使玫瑰花朵朵開放，
使百靈鳥歡欣的歌唱。
陽光使五穀粒粒飽滿，
為人間帶來幸福和溫暖。
但這些都無法比美
妳微笑中神奇的陽光。

九七的香港咖啡嫌有點淡
我寧願選擇喝杯越南式的雪茶

久久仍無半點動靜
我忐忑不安地怕你忘記
我在外面癡癡的
等

芝麻開門

很難接受自己的眼睛
啟門後我終於看到
整整二十多年
禿了髮甩了牙的老態龍鍾的你

臉不紅耳不熱第一句開腔跟我說
懂得寫詩的年青楞小子
我怎可輕易讓你
手上拿著一首詩進來

■ 劉荒田

寫於手腕痛

著名詩人王渝，給我發來的電子郵件，在
末尾注上：“寫於手腕痛”。

想必是風濕、“五十肩”
網球肘之類
歲月的福澤吧？
痛是確定的
痛不死人也是確定的
一如
痛而運腕
字寫得不順暢
是確定的

然則，可以不寫麼？
懸腕而楷而行而草不行
捧高頭講章太累人
好在你不必托盤子
在餐廳的桌子中間穿行
你忍痛而敲鍵
給我寫沒有稿酬的信

你有此痛，也有彼痛
我沒此痛，仍多彼痛
愛之痛，孝之痛
花一萬八千買來擅於拋錨的車子之痛
熱門股慘跌之痛
信用卡利率暴漲之痛
地震之痛
大水之痛
你不得不以手腕之痛

■ 唐承華

秋天的日記

唇印和眼淚合作的愛情告示
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相撞
穿睡袍的女人
驚天動地 光腳在地毯上狂奔如鹿
今夜 黑暗將為我們築起了旅牆
像一個末日的祭司
肆無忌憚地跨越於原始的邊緣

明媚又刺痛了我
已經把我彈成一片寂靜
在你朦朧的河岸上
爬著月亮般的乳房
接受了洗禮 猶如在聖母懷中
將我整個兒淋濕了

在那湧起熱情的千萬層浪頭
千萬次把你掩沒
時間瘋狂地旋轉
靈現在一片血泊中倒下
一渦兒一渦兒陽光
吸引我 向更深處挺進

也不必形容
因為無法去思想
因為月色和星光都讓洶湧裝成經典
暗藏在子宮的書房裏

去兌換
全世界的痛

痛就讓它痛好了
新世紀在痛中分娩
我們在痛中成熟
因痛而通

第一個字母及其他

◎來蒙·拉吉蓋

◎紀弦譯並記

在沙上，像我們一樣地擁抱著的
你我二人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
比這無常的圖案更快地，
我們的戀行將消失了吧！

窗玻璃

又是冬天來了。
殺人犯的寒冷：
在自己的牢獄窗玻璃上
畫東西。

捕蟲網

“蝴蝶呀，你是不近人情的！
從昨天，我就追趕著你了。”
路上碰見的小學生
這樣地嘟囔著。

軍帽

戰爭是個帽子商，
他使法國人戴了軍帽。
和炮聲的停止同時，
和平把月桂樹刺繡在帽子上。

屏風

清淨有如白百合的少女呀，
在屏風的後面，你變成裸體了。
這禮數是使我悲哀的，
因而你羞得虞美人草一般的紅了。

來蒙·拉吉蓋(Raymond Radiguet, 1903-1923)，彗星一般出現於法國詩壇，瞬即消失，只活了二十歲，多麼的可惜啊！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感謝	莫云：	\$50.00	支持
	陳申復華：	\$50.00	
	讀者之一：	\$40.00	

無盡的禮物

一位畫家曾允諾過要送我們一幅畫。
現下，在新英格蘭得到他的噩耗，我再次感受到人生如夢的悲感。並想著這人與畫兩皆消亡。
(唯有神祇們能預作承諾，因為他們沒有死亡。)
我曾設想預選一個位置來掛那幅畫。
而後我又想，就算掛上了，日久之後，還不是也就是替屋內加多了一件慣有的飾物？而現在這幅畫已成為無限，可以出諸任何形式，色彩。
就某方面而言，它確然存在。它將存活，而且生長下去。一如音樂，與我同在，直到我的終了。
謝謝你，Jorge Larco。
(人也可以作承諾，因為承諾中總有某些部份是不死的。)

限制

有一行魏爾倫的詩我將不再記起，
附近有一條街我去不了，
一面鏡子已看過我最後一眼，
一扇門我已關上直到世界之終了，
我書房裏的書（就在我面前）某些本我將永不再展讀。
這個夏天我過完了我的五十歲：
死亡不停地縮減我。

傳說

阿貝爾死後同克恩又相會了。他們在沙漠中行走，因為兩人都特別高大，老遠就相互地認出來了。兩兄弟坐在地上，升了個火，進餐。頗有一會兒兩人都不說話，就像勞累了一整天而不願開口的人們那樣。天上有些還未經命名的星子出來了

。火光中，克恩看到了阿貝爾前額石擊的傷疤，馬上放下了即將送進口的食物，為他的罪行要求原諒。

“我一點都不記得了——是你殺了我還是我殺了你呢？”阿貝爾回答說。“我們又相聚了，就像往日一樣。”

“現在我才算有把握你是原諒我了，”克恩說，“因為忘記就是原諒。我也要盡力地去忘記。”
“是的，”克恩緩慢地說，“你對，有反悔就有罪疚。”

俘虜

在橫寧或達八格地方流行著這麼個故事。在印第安人襲擊過後，一個小男孩不見了，據說是被印第安人帶走了。父母迫切地尋了一番，找不到。多年之後，一個兵士從內地來，告訴他們說，有個印第安人眼睛是天藍色的，很可能是他們的兒子。最後他們找到了那個人（其實過程已湮不可考，我既不知，也雅不欲在此處杜撰了）且都以為認得他。那個人，因為是在荒野獨自過活，成長的已經聽不懂他家鄉的方言了。但他又隨和又不在乎地任人帶著他回家了。到了門口，也許是因為別人都停了下來吧，他也停了下來。他望望大門，不大認得出。突然間他低頭大喊一聲衝進廳門，跑過院子裏兩條長廊，突入廚房，毫不遲疑地一手伸入壁爐的黑煙囪裏，抽出一把他童年藏在那裏的骨柄小刀來。他的兩眼發出喜悅的光芒，而父母卻哭了起來，因為他們終於找到了兒子。

這之後，可能還有其他的記憶隨之而來，但印第安人過不得牆中的日子，有一天他出走了，去找尋他的蠻荒。我不知在那過去與現在交錯，天旋地轉的一瞬他的感覺如何。我真想知道在那狂喜的一刻，這個失落了的孩子是否真的重生而又死亡，真想知道他是否也會像個嬰兒，或者最少也

情火天堂

我是一簾新綠，印在芳草地上
鴛鴦的玫瑰心意，豈能印入圖章
圖章血液奔騰，也是難訴衷腸
我倆心心相映，堅貞有若天堂

攜手曼札

生機勃發的錦葵花兒
若要用幽香去陪伴無上的佛
請把我這年輕的松石蜂兒
也帶進佛堂——隱入曼札

注：錦葵花，音譯作哈羅。據西藏人民說，在西藏有兩種蜜蜂：一種黃色的叫作黃金蜂，一種藍色的叫作松石蜂。曼札，佛教所用供品之一。

繡佛青燈屋

我的愛人，是佛屋禪光裏碎裂的模型
愛人呀，莫非真要在這兒遭受熔鑄
若是真要這樣，我塵世的心也亦冷卻
看哪，黯然幽光裏，我會伴你終生！

注：以上二詩，其意一貫，故前後共為一首，言雖出家，亦不相離。

迷津情

黑色的佛緣，拋錨於上師座前
我拋卻身上的新鮮空氣，祈求上師指點
可是這佛堂啊，關不住愛人嫩紅的嘴唇

靜坐須臾，我的心，又燃燒而燃燒成她的蝴蝶

醉花蔭

凝神觀想佛法的源流
清泉水卻流不進我的心台
心台中嫩枝青青，激蕩起一層一層的歌聲
那是愛人的雨，繁衍生息著愛人的豐姿

注：觀想，佛教術語，即心中想像著自己所要修的神的形象。

難渡佛心

無邊的心靈，為你的雨露銷魂
沒有半點滴落給全能的如來
如若心海有涯，渡我回歸本尊
拂水折斷柔柳，淚珠亦能成佛

注：藏中佛法最重觀想，觀中之佛菩薩，名曰本尊。

天女當壚

水晶山上純淨的雪水
摻和早起的朝霞，用甘露做油
拌以蕩鈴子上的露珠——釀成美酒
在智慧天女聖潔的目光中
和著聖約虔誠地飲下
我們就永遠不會墜入惡途

注：蕩鈴子是俗稱，學名為臭黨參，桔梗科的草藥。智慧天女，直譯為“空行女”，類似漢族民間故事中的狐仙，多半是絕世美人，常與世人通婚。

英 能 中 譯 *American haiku*

translated by Jianqing Zheng

高高的雲朵——

牛群一溜兒

吃草

——Tom Clausen

雜草間——

傍晚的微風撩開

一朵西番蓮

——Rick Tarquinio

狐狸的鼻子

湊近空空的鳥巢；

秋靜

——Emily Romano

秋耕——

一遍又一遍

在我心中

——Lee Gurge

雪花

貼著寒窗

貓爪

——Peggy Willis Lyles

銀色的月光

順著乾涸的河床

流來

——David Gross

海灘落日

比基尼胸罩上

露一圈亮乳

——Jim Kacian

閃電

忽然一陣笑聲

在她眼中

——Jim Kacian

冬天的陽光——

我淡淡的身影

在人行道上

——Dorothy McLaughlin

映在淺淺的

池塘上，海鷗站在

自己的腳上

——Dorothy McLaughlin

寧靜的池

扔幾塊卵石

入雲

——Lloyd Gold

水上月

一條魚躍出

咬住

——James Tipton

麻雀飲水

池上現出一個圈

又一個圈

——Ferris Gilli

兩只天鵝

浮在河汊上——

秋雲

——Dwight L. Wilson

月光

在倉牆上

白蛾聚集

——Daniel Fusch

黃鸝

在霧中——

惟聞歌聲

——John Ower

秋葉

一疊書等待

閱讀

——Carolyn Hall

在病床上

朝著兩個方向思索

——Rebecca M. Osborn

五角大樓前的

地鐵站

阿靈頓公墓

——Jeff Witkin

清宅售舊貨

凡是前夫留下的

一律兩毛五

——John J. Dunphy

黃昏朦朧

藍嶺

漸漸隱沒

熱閃電

螢火虫無聲地

飛過草地

荒廢的果園

蘋果兀自

熟了

別矣——

雁叫

隨秋風

門砰地關上

周圍不見人影

唯有南風

我的熱茶

飄起一羽水氣

涼涼的霧

凍雨

廚房門下漏入

一絲微光

寒夜

水槽的滴水聲

緩緩

繭子

裡面的生命

是縛著的

棄巢

有風聲

穿過

迷失了

路——

閃電

炸雷

六只鴉

六個方向

冰柱——

萬有引力的

形狀

無月之夜——

夜色越深

看清的東西越多

——Jim Kacian

Jim Kacian是美國俳句協會雜誌《蛙池》主編。出版詩集多部，是一位有代表性的英俳詩人和紅月出版社創辦人。

陳銘華漢俳英譯

Haiku by Chen Minghu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Guangping Zhong

throw the pine cones
in the lake——one circle of ha
again and again

fall is sounding
louder and louder
softer and softer

winter's memory
waits for the dry leaves
to be in dream

dawn nears
stars haven't found the meaning
of the dark night

sunlight
melts in the teacup
strong and bitter

a wire pole
is still a tree with tresses
on its head

through the window
the moon brushes her kisses
on a child's face

the owl
opens one eye and
closes the other

dream——
fish swim around
one after another

the moon after rain
what an exotic woman
with a rim of breast

the pond rippling
your small cold hand
is still teasing

put stars
in the dream
a traveling backpack

after snow
stars froze
on the lake

my eight-year-old son
wants to fax me to the game
——a shortcut

A 好詩標準

什麼是現代詩的好詩標準？

似乎是越現代，越沒標準——這也是詬病現代詩者常在手裏拿捏的“把柄”。

其實那標準一直是存在的，不然好詩怎麼選？不然好詩怎會層出不窮？只不過這種存在一直處於一種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模糊狀態而已——大家心裏明白，一時未找到可通約的明確表達——這不是現代詩的毛病，只是它暫時的尷尬。

也許“模糊”的標準才是詩最科學最本質的標準？“詩無達話”，或詩也就沒有“達標”？

其實長久的“意會”之中，已有些可通約的“言傳”可傳一二的。

就審美價值而言，一首好的現代詩，必須是：a.一次新奇而獨特的語言事件；b.一次新奇而獨到的意象營造；c.一次新奇而獨立的語感體驗。

一句話，必須為詩性的言說，提供一次新的“說法”。

就意義價值而言，一首好的現代詩，必須是：a.一次新奇而獨特的靈魂事件；b.一次新奇而獨到的人生感悟；c.一次新奇而獨立的生命體驗。

一句話，必須經由詩的言說，說出了一些“新的東西”。

何以“新”？何以“獨”？何謂“靈魂事件”與“語言事件”？依然是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的——可為成熟的現代詩人所“意會”，不可為未進入現代意識和現代審美情趣的詩人所“言傳”。

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

B 異想天開

追索現代詩創作奧義，無非“異想天開”四字。

“異想”——即以意象之思，作奇異之言。

變執行語言制度的人為尋找新的語言之光的人；

“天開”——即以生命去蔽，作精神更新。

說與眾不同的話是為了說出與眾不同的精神世界。

新的命名功能；

新的精神光源。

——這是現代詩賴以“立身入史”的兩大基本要素。

說不可說之說；

道非常道之道——

是謂“異想天開”。

C 歧義之妙

詩不是傳達，不是明確無誤的完整給與；

詩是邀約，是不無歧義誤解的互動領略。

詩是超語義的——這是現代詩最根本的語言策略。詩的語境可明而語義不可明：語境的透明在於力求減少閱讀中的障礙，語義

的不透明在於力求增加閱讀後的瀰散性意味——求悅目，亦求動心動思，所謂一覽有餘而清明有味。

詩可以把話說明白，但不可以把意思說明白，把意思說明白了就不是詩——這是常識，卻又總是成為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人們總是一再疏忘了現代詩的特殊價值即超語義的價值，這一價值的根本意義在於使現代人類免於成為語言通約下的精神平均數，以保持獨立鮮活的生命個性。

結婚了好還是戀愛著好？

“歧義”便是延長愛的途徑、愛的過程——在無目的或目的不很明確的散步中領略“無盡的暗涵”——現代詩人可算是“戀愛至上”且樂在“歧”中不知返的“獨身主義者”。

一步到位，索然無味；

知不可知之美，是為詩美。

是以歧義——語境可明而語義不可不歧。

在歧義中開啟新的語言空間；

在歧義中拓展新的精神空間。

在這裏，語言不是工具，語言是精神本身。

一九九九年寄自西安



——人是熱的，詩是冷的

詩人柳易冰，本名王嘉民，上海嘉定人。他並不姓柳，而柳易冰是他的筆名。柳者春柳，代表詩人之熱情；冰者寒冰，象徵人間之冷酷。以“柳”易“冰”，良有以也。十年前，由詩人非馬介紹，他就和我通起信來。他的信，既多又長，而且所附剪報影印之類甚多，讀信，回信，花去我不少時間，但是字裏行間，情真意切，才華畢露，看了很是令人感動，因此，“柳易冰”三字，遂被列入我的大批“忘年之交”名單中了。

他手頭有一本《火災的城》，那是我用筆名路易士於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出版的一部詩集，除了〈火災的城〉及其他數首象徵派抒情詩，大多數帶有超現實主義傾向的東西皆為不及格的。可是他卻很喜歡它，而且慶幸“文革”期間未被“紅衛兵”發現，得以保全至今。他在信中提及此事，反而教我臉紅，因為書中壞詩實在太多，真的不值得被他所重視。

我曾拜託他前往福州路、河南路、南京路、四川路一帶，去替我巡查一下從前我和朋友們時常光顧的幾家老酒店：高長興、喜元泰、馬上侯，看看它們是否還在，我非常的懷念。結果來信說找不到，完全變了，就連老一輩的人們也都不知道了。唉！一旦返滬，你教我到何處去尋覓一座“以一系列酒罈築就的城堡”（我的詩句），走進去坐下來喝

他一個醉呢？

在還沒有讀過《太陽裏的島》以前，零零碎碎，陸陸續續，從柳易冰寄給我那些詩中，我曾發現他時常使用“小屋”二字，我就稱他為“小屋詩人”，而他也很高興接受此一美稱。而所謂“小屋”者，實在並非真有那麼一間可供人居住的小屋。那是一種象徵，一片淨土，一種精神上的寄託，一種心靈上的歸依，乃指“詩的世界”而言。他的名作〈小屋，白壁小屋〉和〈小屋是不是塊琥珀〉這兩首姊妹篇，已成為他的“招牌詩”了。不少人提及它們，稱讚它們，我就不再談了。而我所要談的，是下面的三點：

第一，大體上說來，柳易冰的詩，可以稱之為大陸的“朦朧詩”，也可以歸隊於台灣的“現代詩”。而總之，他也是一個反十九世紀浪漫主義之傳統的二十世紀新詩人，他也是一個現代主義者，這一點，和我一樣，和我的許多朋友一樣。所以說，他既是我的好友，而也是我的同志。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傳統詩以“詩情”為本質；現代詩以“詩想”為本質。柳易冰這個人非常熱情，但他在寫詩時卻是十分冷靜。而其“金句”之產生，全憑“睿智”之運用。他的詩是“想”出來的，而非“吟”出來的。因此，他的大多數作品，只能默讀，不宜朗誦。當然，一個詩人的詩，只要真的成其為一首“詩”

，成其為一件“藝術品”了，即使無法朗誦，亦不減其價值，我以為。然則柳易冰啊：你就只管走你自己的路好了，別羨慕人家在朗誦會上賺到那麼多珍珠般女生的眼淚了。

第二，我不曉得名其詩集為《太陽裏的島》究竟是什麼意思。起先我還以為這是他的一首得意之作，就像當年我名我的詩集為《火災的城》一樣。可是在其多達六七十首的目錄之中，卻並未找到一首〈太陽裏的島〉。不過在此書之後記裏，柳易冰說：“我想，每個人都有一頁美好儲存在永不褪色之處——太陽裏的島。”什麼叫做“一頁美好”？記憶乎？往事乎？某種秘密乎？他這句話，還是不太明白，那就只好請你去多想想了。現在放開書名不談，我要把我所喜歡的柳易冰的詩，挑出幾首來和大家一同欣賞。

除了上述兩首姊妹篇和我從前讀過的〈立著，冰原上的小樹〉這三首之外，趙苴安喜歡的〈哭泣的窗〉、〈少女，她的貓咪死了〉和〈跳動的黑火焰〉這三首，我也喜歡。而在這部詩集裏，佔有不少篇幅的，一系列的“感覺”詩，引起我特別的注意，它們給了我以許多的“新感覺”。先說〈感覺二號〉：

純美的 注定短暫
柔柔密密綿綿悠悠的一縷愛
始終與感傷同在

第二節的這三行和第三節的兩行 二節

設置過多的風車 不費吹灰之力
扯碎唐吉阿德

這其間一點兒關連都沒有，這叫做“聯想切斷”，乃係當今有些現代詩作者大膽嘗試的手法之一種。但我必須坦承我不敢。我寫的“現代詩”乃是一種“發展的詩”，從一點發展到全面，雖變奏復變奏，但節與節之間，行與行之間，或明或暗，總有一線相牽連，所以是不像柳易冰的詩那麼“難懂”的。當然，難懂並非不可懂。現代詩需要細讀。但是我不敢的人家敢，而我又必須尊重他人的“文藝創作自由”，那就不必在聯想切斷或不切斷這一點上多加討論了。這使我回憶起從前我和戴望舒大哥相交遊的往事，正因為我的風格和他大不相同，他才格外瞧得起我。如今我和詩風迥異的柳易冰做朋友，情形也是一樣。

他的〈感覺三號〉也寫得很美。開頭兩行

紅草莓的燃燒挽留不住雨季
俏麗的歡顏逃之夭夭

和末尾一節四行

類真的情意恍如隔世
每每見到你 而又早已
不再是你
為何世界上還要有草莓 而且是紅的

相呼應，表現得恰到好處，簡直有如小夜曲一般的動人。至於第

再沒有人人在月亮下
等
我
撫摩我 愛我

排列的的式樣，我並不大贊成；還是把它排列成

再沒有人人在月亮下等我
撫摩我 愛我

這個樣子，比較好些，我以為。

他的〈感覺五號〉，可說是這一組感覺詩中最好的一首。究竟好在那裏，請你自己去看看吧！批評家不要把話說完，留幾分給讀者去想想，那正是讀者的權利嘛。他在詩後註明：“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想起山妹而作”。這個“山妹”，又是何許人也？難道也和路易士的“葉子姑娘”相類似嗎？我想，人各有其“隱私”，那你就未必多問了！

〈感覺六號〉過了之後，就是〈感覺八號〉，而沒有〈感覺七號〉。七是一個吉利的數字，一個幸福的象徵。沒有“七”，這對作為一個詩人的柳易冰而言，也許反而是件好事。因為他的生活相當艱苦，凡事不太順利，所以他的作品就被捶煉得愈益精純而更有深度了。

柳易冰的詩不全是難懂的。例如〈台灣詩人秦松印象〉這一首，就比較容易懂。他把我的朋友秦松的懷鄉病寫得很美，而尤以末尾一行

嘿！他真風景

更是令人叫絕。把名詞用作形容詞的大有人在。然而用得如此之“恰當”，如此之“漂亮”，你教我怎能不由衷地欽佩和說一聲“我服了”呢？

但是同樣是寫給一個朋友的詩，他那首〈賀紀弦伉儷結婚六十週年〉的“更為鑽石的名字”，似乎並不太好。當然，他的一番美意，我不是不感激的。

第三，在這部《太陽裏的島》中，還有不少好詩與佳句，日後如有機會，待我細讀之後，再向讀者報告。而在這裏，我想提出兩點意見，和我的“忘年之交”共勉之：(甲)詩要寫得“自然”一點才好。過份的“人工化”就不美了。刻意求工，反而弄巧成拙，不可以不小心！(乙)除了“聯想切斷”之外，“隱藏主題”也是當今詩壇上常見的一種時常。前面說過，我不會反對別人“切斷聯想”，雖然我自己不敢。同樣的是，人家喜歡“隱藏主題”，那是人家的“文藝創作自由”，也應當被我所尊重。但是在美學的天平上，“明朗”與“朦朧”是等價的。“明朗”而欠“含蓄”，“朦朧”而近“晦澀”，那就不足為訓了。戴面紗的新娘是一種“朦朧美”。但是如果用一條軍毯，把新娘整個地包裹起來，那就恐怕要出人命案子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寫完於美西堂半島居

(續上期)

對於非馬詩體形式的這種種闡釋，不是後現代主義的“誤讀”，而是把傳統的“詩無達詁”用在詩體形式上，是就非馬詩體創造的“象形”、“圖象”性而言。

這就使得詩有什麼樣的內容，就有什麼樣的形式。

非馬為了打破“四、四……”的“慣性詩體”，使詩的分行、分節更為自由，他就按內容的需要，不拘一格，用了“三、一”、“三、二”、“三、三”、“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一”，以及“四、三”、“四、五”等，種種分行、分節的體式，有意識地避免或很少使用“四、四……”體式，這也可以見出他追求詩體形式自由的良苦用心啊！

非馬的詩體結構，還有一個十分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比任何一位詩人，都更多地使用“一字行”。他的“一字行”的使用，仍然是為了配合詩的意蘊，使詩的某種意蘊更加突出，在意象營造上更加獨到。

這方面的詩例太多，舉不勝舉，前面的詩例中已有不少。典型的詩例有〈鳥籠〉、〈醉漢〉、〈魚與詩人〉、〈黑夜裏的勾當〉、〈蚱蜢世界〉、〈花開〉等等。如〈醉漢〉第二節：

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
 母親啊／我正努力／向您走
 來

“我正努力向您走來”本是一個詩句，現在將它們分割成數行，又特別將“走來”分割成一字一行，造成一種尖銳、突兀印象，令人有迴腸蕩氣之感，心頭不由滋生種種酸甜苦辣滋味。

詩的行列分割之後，每一步“走”的努力，表露的“不只是抑制悲情要叩開鄉關”的陶醉情態，更是“不知要擺脫多少內心的交戰，外界現實的阻礙和困擾啊”！

這種尖銳、突兀的割裂分行，最充份地表現了詩內蘊一種如火如荼、如醉如癡的“鄉情”——詩人懷念祖國母親的一往情深，得以最充份地表白出來！

可以看出，這裏的“一字行”分割，擔負著強調主題意蘊的任務，並非隨意為之。

詩體形式自由的規律也就在這裏：它受內容支配，為內容服務；但是，它本身可以影響內容，可以最充份地表達和發揮內容，以達到最完美的境界。如果不是這樣，再自由的形式也會沒有用處。讀〈颱風季〉：

每年這時候
 我體內的女人
 總會無緣無故
 大吵大鬧幾場

而每次過後
 我總聽到她
 用極其溫存的舌頭
 咧咧
 舔我滴血的

心

“心”，成為整個這首詩的“一字行”。這首詩把全部的意蘊落在一個“心”字上，表現詩人的一顆憂心。一顆大靈魂之心！詩人的大憂患意識！

人、人類社會和自然全息。颱風不只是自然的颱風，也全息社會的“颱風”，那是人類更可怕、更凶險的“惡作劇”。詩人的目光，關注整個人類、人類社會。戰爭、恐怖活動、饑荒、瘟疫流行種種，都是人類社會的“颱風”。詩人對“颱風”席捲的“苦難海域”、對受難遇險的“船舶”和人們、對人類可能遭到的厄運憂心如焚，殷切關心。

這是詩人的良知使然。“良知”是詩人——“我體內的女人”。這時候，她總會煩躁不安，“大吵大鬧幾場”。她承受不起“颱風”席捲帶來的打擊和傷害。於是，詩人體內也出現“颱風季”。當她看到詩人的

心

受傷、“滴血”時，便“用其極溫存的舌頭／咧咧”地“舔”！詩人的這顆“心”，被灼熱了，被炙燙了。人類應該受到良知的啟迪，拯救“颱風”對人類的襲擊，也拯救人們的靈魂！人類啊，喚醒良知，杜絕做那些傷天害理的事！

四、獨創，贏得自由

仍然存在一個詩體解放的問題。目前有一種值得重視的趨勢：

新詩有再次被“纏腳”的可能。

一種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現代漢詩的詩體，在走向某種“規範化”的模式。其理由是：現代漢詩正在從近乎紛亂的無序走向有序。因此，詩界在鼓動提倡新格律詩。他們祈盼時間的流動能迎來“有序”，祈盼大詩人的經典詩作的“輻射”。

前面說過了，自由體新詩不會再給自己找一個固定的詩體模式，不會重新裹纏自己的“天足”！詩是天生的不要“模式”的！無論內容的還是形式的“模式”，一概不要！詩不要“手套”，不要“籠子”，不要“裹腳布”！理由是自然的。

新詩詩體的走向，會是由“無序”走向“有序”；但它並不止於“有序”，而是要走向高層次的“無序”。“有序”只是一種過程。

無序（低層次）→有序→無序（高層次）。

詩體形式，最終會走向最高層次的“無序”。

大詩人的經典詩作，在詩體形式上，一定不會是“模式化”的，而一定會是最自由的，抵達最高層次的“無序”。否則，就不會有“輻射”力，也就不“經典”了。有序只能有限，無序才是無限。無限才是最高層次，最高境界。新詩的自由體，要想獲得真正的自由，就得在詩的內容和形式上獨創，尤其是形式上不斷創新。這樣，才能由有限走入無限。

非馬以其詩體形式的獨創，把新詩的自由體發展到最自由的程度，向“無限”的最高層次走入。在追求詩體形式的自由上，非馬是最不受拘縛的詩人。他所創造的詩體形式，除了有繪畫美（

象形、圖象）、音樂美（音節的波動、頓數的變化）之外，還另具一種建築美。這三種美是相互聯繫的、合一的。

建築美是另一種體態美。讀〈都市即景〉：

欲望
同
摩天樓
比高

鋼筋水泥的
摩天樓
一下子便甘拜
下風
對著
自它陰影裏
裊裊升起的人類欲望

此詩的形體，如同都市的高樓建築，是一個系列建築群。它成為一種直角三角體，像是十字大街左邊街的一個樓群。——它仍然與詩的意蘊和所描摹的具象，有形體相似的聯繫。聳立十字街頭參差不齊（也可以看出殘缺）的高樓大廈，是人的欲望堆砌而成；但它正在表明，現代都市逐漸被人類欲望吞噬，甚或將被欲望轟垮。現代化都市帶來高樓林立、電氣化種種，但它的“商業化”污染，和它的工業“三廢”污染，將使它自身解體；尤其是“商業化”污染，還將使人的靈魂瓦解。用金錢衡量一切，也使“高樓”低俗化。金錢可以堆砌現代都市，金錢也可以瓦解現代都市。金錢可以使現代都市興盛，也可以使現代都市墮落。欲望可以成為目標，欲望也可以轟毀目標。

〈都市即景〉的意蘊和詩體，都是非馬的獨創，看得出在構思

和想像上，是十分自由的，沒有束縛的。此詩詩體形式的創造，也可見出充份發揮想像的重要，想像的發揮能贏得自由。詩人的想像力，把欲望和高樓聯繫起來並加以對比，便創造了這一詩體形式；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內容和形式較完美的結合。再讀〈日落日出〉：

日 出

畢竟
為宇宙的事
煩惱得
睡不著覺的
不止我一個人

看你的眼睛
也佈滿
血絲

日 落

紅冬冬
掛在枝頭
是大得有點出奇

但滿懷興奮的樹
卻脹紅著臉堅持
這是他一天
結出的
果

這首詩的詩體形式更值得注意，它又是非馬的獨創。這是一種“球體詩”，兩個半球體的組合。為什麼會想到用兩個半球體進行組合，而成為一種詩體？

這也是詩人的想像使然，想像力自由發揮、充份發揮的結果。日從東邊出來，東半球體成為“日出”。日從西邊落下去，西半球體成為“日落”。二者組合成一個太陽（日）。這種“球體詩”的詩體形式，是與詩的內涵相聯繫的。詩的內涵，展現一種“大入世”，為事業奔忙，像“

日出”一樣，為宇宙忙碌，睡眠也不能安穩。眼睛佈滿血絲，寫日也寫人。人、日全息。“日落”，寫“大出世”，奔忙結出事業之果，並非為名利權勢征逐。大家都會有一種事業的榮耀感，一份超然心態。

“樹”的興奮和欣慰，只是一種美好的慶幸。也是人的，人、樹全息。這種“球體詩”，詩體形式除了與詩的意蘊相聯外，與詩所描摹的具象也相似，它與“日”的形體相一致。具象與抽象吻合。

衡量一個詩人藝術造詣的高低，很重要的一個方面，他對詩體形式的創造力如何？缺乏這種藝術基本功的詩人，難以冠之“大詩人”。詩體形式的創造，也是駕馭語言的一種藝術，不願意或不擅長於此下功夫磨練，也難以創造出名詩、大詩來。

非馬的詩體形式的創造，因為是從詩的內容出發，依詩的內容不同而千變萬化，所以，不僅詩體形式的自由可以發揮到最大程度，也更好地解決了詩體形式和內容表達上的矛盾，有利於詩人自由抒寫，使自由體新詩真正成為靈魂和生命的“棲所”。

尤其是非馬講究字、詞匯組合，行式、節式排列，更體現出現代漢語方塊字的形體美學，詩體形式的“建築美”、“繪畫美”等，更有益於詩的意蘊的表達，使詩的體式這種所謂“詩意棲所”，不僅成為意蘊的歸宿，更具有暗示指向的形式，直接標示出生命的完美活力。

既然詩體形式是一種藝術創造，就不應該製造固定的詩體模式。既然詩人的藝術個性不同，就不可能使用和困死在固定的詩體模式裏。詩體形式除了受詩的內容決定外，它還蘊涵並體現詩人的藝術個性。不同藝術個性的詩人，所創造出來的詩體形式一定是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詩的形式一旦創造出來以後，它就獨立地站立起來；它們像樹木一樣，是站立在內容的“土地”上的。不僅樹木的品種千差萬別，不同的喬木、灌木，落葉的，不落葉的種種；樹木的品性也不一樣，剛勁、柔韌，粗獷、細膩種種；就連各種樹木隨風搖曳的婆娑姿影，也會是千變萬化的。如是，詩的形式也會是千差萬別、千變萬化的。

話還得說回來，反對詩體形式的“模式化”，詩不要“手套”、“籠子”、“裹腳布”等；並不是要去干涉或禁止寫古體格律詩或寫新格律詩。新詩既然允許在詩體形式上“自由”發展，那麼，只要對詩的意蘊表達也還有些好處，運用得好，不太束縛詩的內容展開，格律體或新格律體詩的存在和發



宗旨

紀念《新大陸》創刊十週年，在迎接新世紀的同時，鼓舞全世界的華文新詩創作。

獎項

- 首獎：獎金2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 二、三獎：獎金100美元，獎座、獎狀各一。
- 佳作獎若干名：獎狀。

應徵條件

除負責詩獎工作的成員外，本刊其他同仁及全世界範圍內不論國籍、種族、性別、年齡、宗教、政治背景等人士均可應徵。

應徵詩作必須是華文新詩，未在報刊雜誌發表或輯印成書者。

每人以詩作一首（題目不拘），三行至六十行的為限（不分行的詩則限一千字以內）。

詩作須以無銜名的有格稿紙謄寫，打字、影印、複寫亦可；字跡潦草不易辨認及行數不足或超出者，不列入評選。

來稿請在信封上註明“應徵詩獎”寄：329 S. La Paloma, Alhambra, CA 91801, USA 或電郵：tchanw@yahoo.com。

稿末請以另紙書明真實姓名、地址並附作者簡介、對自己參賽作品的短評各一則，每則皆以200字為限。

請自留底稿，來稿一律不退。

收件、截止、揭曉日期及贈獎

自本辦法公佈日起，開始收件；2000年3月31日截稿（郵戳為憑）；2000年6月揭曉；揭曉後，另行通知贈獎日期。

評選規定

初選作業由本刊編委會負責，決選由本刊聘請資深詩人組成評選會全權負責。

入選詩作，將選登或全登於《新大陸十週年紀念特刊》（預定2000年10月出版）。

揭曉後如發現抄襲或應徵條件不符者，由本刊追回獎金及獎座。

(續上期)

威廉斯反對人們把藝術當作宣傳品。他認為藝術是一座無形的高山，險峻而難以攀登，而詩是詞匯的機器，詞匯則服從於上帝的旨意。這無疑有僵化和文字機械唯物論的傾向；但他同時提倡詩為普羅大眾而作，這是他反對學院派詩人的一個主要原因。

威廉斯對中國的古詩曾予認真研究，並曾翻譯過一些中文詩，十分欽佩中國文字的豐富與洗煉，也常常感嘆許多精品一經翻譯便大為失色了。

筆者借此機會順便談一談威廉斯時代的詩傾向。1912年前後以龐德為代表的寫像(Imagism)主義詩潮，實際上是詩的先鋒流派

，屬現代主義藝術流派的先驅。龐德曾與英國哲學家霍姆(T. E. Hulme)相遇於巴黎鐵塔之下，共同探討詩美學。他們認為浪漫派人文主義過於樂觀而古典主義過於壓抑，象徵主義又太死板，中國古詩（尤其是以李白為代表的中國唐詩）值得研究與學習。寫像主義提倡對物直接取治，無論作者對物取主觀或客觀的態度，都應將無代表性的文字捨棄，擺脫主題與形式方面的因襲之風。

“像”本身就具有詩韻與節奏，它使讀者產生想像力。1914年後，寫像主義派的著名作家還有威廉斯的女友H. D. 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愛爾丁頓(Richard Aldington)、瑪麗安·摩爾(Mariane Moore)、愛米·羅威爾(Amy Lowell)、福特(F. M. Ford)、喬伊斯(Joyce)等。龐德的寫像主義後來發展為審美學與政治、經濟的評論，以其讚美歌(Cantos)為代表

。戰前龐德墮入渦紋主義以至產生對法西斯的崇拜。

威廉斯受到寫像主義的極大影響，但他傾向於取材現代生活，取客觀態度。中國的現代散文也受到寫像主義潮流的影響。寫像主義後來為愛米·羅威爾所壟斷，似乎成了她的個人專利。

30年代時客觀主義曾一度十分流行，雖為時不久，影響卻較大。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茹柯夫斯基(Zilkofsky)和雷尼柯夫(Renikoff)。客觀主義遭到寫像主義派的抨擊，認為它不夠嚴謹（龐德即取否定態度）。但威廉斯對客觀主義是肯定的，他說：“客觀主義對詩的採用特定觀察分析——詩的結構的角度。”

客觀主義是受了德國猶太哲學家胡素爾(Edmond Husserl, 1859-1938)的唯心論現象學的影響而產生，認為自我是客觀存在的一部份。威廉斯的客觀主義則認為主觀之中必有客觀，他注重文字，認為那是詩的基礎，但這既不是現象，也不是“像”，因此有別於其他客觀主義詩論。

客觀主義很快受到資本主義現實生活的影響，墮入滿足自我慾望的自私的思潮，不再受到注意。此間的代表作家為俄猶太裔美國籍女小說家艾思·蘭德(Ayn Rand, 1905-1982)。

美國30年代前後經濟蕭條，導致在學校中出現各種應用課程，它始於北卡羅萊納州的黑山大學。50年代後，在文藝上則出現了實用主義，基本上採用龐德威廉斯的哲學與美學思想，詩壇稱之為“黑山大學派”。其代表人物有羅伯特·鄧肯(Robert Duncan

)、羅伯特·克雷利(Robert Creeley)、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等。黑山大學派稱他們的詩為“暫代詩”，反對純詩，提倡非學術化，詩中採用粗俗的大眾語言，詩句極端感情化，語不成句，像是在打字機上蹦跳的字母遊戲，有時出現很低級的字眼。這種所謂高速度的實用主義，退化為粗俗的唯物主義——一種消費文化。

“垮掉的一代”是威廉斯生時與他有關的一代。50年代他們的現代派詩人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他的朋友佛林芬在舊金山搞出版工作，想借助威廉斯的名氣擴大自己和出版物《鼓聲》(Beat)的影響，遂拜威廉斯為詩壇之父。恰好威廉斯也對金斯堡印象頗好，便給金氏的名詩《嚎哭》寫了引言。當時威廉斯對“垮掉的一代”實在有所不知，他們實際上等於是逃避社會的一群遊民。這一代戰後成長的青年蔭庇在惠特曼的大國世界和發揚印第安文化的口號下，大力宣傳亨利·米勒的德性論、梅勒的存在主義和保羅·古德曼對帝國民主的批評，主張對抗社會，反對資本和高消費社會，把頹廢當作娛樂，迷醉於爵士樂、黑人文化和印度、中國等東方文化。他們蓄長髮、穿牛仔褲、酗酒、吸毒、搞同性戀，這在黑山大學派的藝術家中之不乏其人。美國歌星兼詩人巴布·迪倫(Bob Dylan)是這一代的代表人物。“垮掉的一代”的思想遂成為通俗主義，一種無生命力的學院思想，後來演變為嬉皮士。但是這一代人是反對越戰的主力軍，因此在歷史上有一

定功蹟。儘管威廉斯和金斯堡關係極好，但他後來認清了這一代人的所言所行，表示不滿，尤其對詩人克魯埃克(Kerouac)和考索(Korso)的同性戀與酗酒行為，深痛惡絕，只是未予公開批評。

英國的“披頭士”頹廢派青年也受之影響而生，在進行抗議戰爭的政治活動的同時，熱衷於印度文化和吸毒，被之為“花孩子”。他們通過流行的散文詩、搖滾樂、爵士樂和蒼白面孔加長頭髮產生一種反文化。

60年代的嬉皮士又演變為70年代的“雅皮士”，通之為小我年代(Me-Generation)，成為消費主義和享樂主義者。不過嬉皮士的遺老遺少們仍然熱衷於占星術和東方的宗教思想。另有一些擔憂人類生存，熱心研究生態和環境科學等，是頹廢思想在科學領域的反映。

威氏由於缺乏系統的人文科學教育，哲學思想未真正成熟，所以在政治上不是很激進。他看不見美蘇在全球的帝國主義政策，從來不談有關意識形態的問題，他也不信仰任何政治主張，但對一些政治問題有自己的傾向。

他曾一度很贊賞羅斯福的政見和各項政策，但羅斯福後來的退步使他大為不滿，但意識到美國社會不過是個“肉橋”(威氏語)，即為政治家、資本家、商人們賺錢刮皮之地。

威氏也不喜歡宗教。他的詩《粉紅色的教堂》是攻擊天主教的。不過他也曾說過，天主教和馬克思主義一樣，都是新阿奎諾主義。他贊賞西班牙詩人卡西·羅卡(Carcia Lorca)的奮鬥精神，並鼓勵自己效法之，為創建美國的新文化而奮鬥，並非同意費邊主義。

鑒於他對美國社會的失望，對越戰局勢和美國仍然潛在的種族主義思想的不滿，他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新中國的成立持有支持和關懷的態度，對蘇聯寄有希望，對蘇聯早期在太空領域的科學成就表示欽佩。應該說他是一個開明的自由派人文主義者。

結語

一種文明一個時期只產生幾個主要詩人。廿世紀的美國也只有幾個重要詩人。對這個新興的自尊的國家來說，幾個主要的詩人都不夠爭氣，龐德叛國，艾略特入英籍，威廉斯是難能可貴的真正美國詩人了。不過卻被龐德等人稱為“地方主義”。其實龐德他們雖然認識到東方古典文化的高明之處，但他們追求的目標卻仍是回到歐洲傳統文化的路上，但未被歐洲接納，其結果是他們(亨利·詹姆士、龐德、艾略特等)逐漸走向中世紀的封建文化。威廉斯是繼惠特曼之後，另一個真正“為美國而歌”的文人，相信不久的將來，他會進入美國重要詩人的行列。

當今的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所謂正宗的英國白人已愈來愈少，大批的南歐人、西班牙人、

亞洲人和猶太人正以很高的人口比率，佔據了這個國家，這也正是美國之成為“希望之地”的原因。威廉斯作為一個移民的後代，主張人們努力奮鬥，為創建新生活新文化而努力。有猶太血統的威廉斯也確實為猶太人在文學藝術的奮鬥做出了榜樣，開闢了道路。但是威廉斯的作品過於依附於“物”，故被後人誤解。

在越戰時期，他的作品曾一度成為向政府抗議的武器，至今也仍享有一定的聲譽，但在美國這個大眾文化的社會，詩已不再受到真正重視，文學藝術正受到污染，成為人們消費生活的佐味品，享樂主義的代用詞，因此威廉斯的地位和影響不問而知，恐怕威氏在天之靈正為之哀嘆。

當我們在評介一個詩人時，我以為主要不是評論他的藝術技巧，應該著重認識他的生平與歷史、社會的關係，如何在無意識的汪洋大海之中，通過集體投射而產生他的詩，他的作品。科學也如是。沒有摩西，沒有梅摩尼迪斯(Maimonides)，沒有斯賓諾莎恐怕也沒有西方現代科學文化，與此同時，自然科學是與人生科學緊緊相連，因此懂得西方的人文科學，有助於理解西方的科技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詩訊

●今年一月廿三日是華文現代詩祭酒詩人、本刊顧問紀弦先生偕胡明女士結婚七十週年紀念，同日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富林海鮮大酒樓舉行慶祝餐會。除紀老親友外，到有教會代表、台灣建國中學在美多位同學及華文文藝界人士等數十人。本刊顧問秀陶及主編陳銘華並於當日從洛杉磯趕至舊金山致賀。宴會當中，有紀老簡述結婚七十年之生活概況、詩朗誦、演唱等。

●本刊同仁劉耀中於去年一月從加州水利局退休後，曾到北京、廣州、中山等地訪問了“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中國綠色食品發展中心”及“文化部”。並在廣州華南師範大學作有關榮格分析心理學的演講，其後接受中山沙溪電視台的訪問。劉先生此行帶回三卷新作《榮格與佛教》、《為所欲為》、《女詩人與黑人詩人》。

●美國布朗大學駐校作家、詩人雪迪榮獲1999-2001年阿帖米斯·周卡吾斯基Artemis A. Joukowsky寫作文學獎。周卡吾斯基現為布朗大學副校長。該文學獎獎金四萬美元，將分二年頒給雪迪，以資助他在美國寫作第五本詩集《亮處的風景》。

●紐澤西州女詩人濮青詩作A Female Son被紐約曼哈頓火車站Penn Station的2002年重建方案選中，將與其他十一位詩人之詩篇同雕刻在火車總站大廳中之大理石石壁上。濮青女士為第一代移民，中文為其母語，但在美國同時以中、英文創作。

●本刊同仁、詩人遠方新作散文集《女兒入籍》將於今年三月由新大陸詩刊出版。

●舊金山詩人劉荒田散文新作《紐約的魅力》經於1999年6月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由邵燕祥作序。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第八日的創作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